



朱仲賢

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九日

作品／

廣東省梅縣人

曾獲十九—二十二屆國軍文藝金、銅像獎

政治作戰學校體育系畢業

七十三—七十七年青溪文藝金、銀、銅環獎

現職／

七十五年省新聞處散文獎

警備總部

第二、三屆蕭毅虹散文、劇本創作獎

老

人

短篇小說佳作 朱仲賢

八五年冬天，老人回到老家住了幾近二年多時間。其間，他沒有工作，除了剛回來那段日子，拜訪了街坊委員會的同志，及與一些親戚略有走動外，大部份時間，都呆在他祖傳的大房子，偶然的機緣，使我與他相識，且從生疏而熟稔。在八八年春季他飄然離去之前，我曾是他那幢「大房子」的常客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年齡和閱歷，或者彼此生活環境的差異，是否能夠瞭解他的心情！但至少有一點我能肯定地說，他走時含帶微笑的面孔，足以證明尋到屬於他自己的快樂。另一方面，對這位完全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同族長輩，亦有許許多多的感觸——一種追求選擇生活的權利與鄉愁親情相互掙扎的煎熬，是我們這時代中國人何等獨特的一種情感。

知道老人要回來，還是上級同志說的。那天，縣城出奇的冷，我縮著脖子才進辦公室，就聽到大家議論紛紛說縣裏回來了一位「台胞」，是四九年解放前縣城中學的教員，被國民黨軍隊「拉伕」走的，這回自日本繞道回來，可能有定居的打算。領導同志特別對我說：「有一點你大概最感興趣，因為這位台胞是你那個村子出去的，和你有點親戚關係，說不定也能弄點好處……」。

就在領導告訴我這件事沒幾天，我剛好因公務訪查「華僑賓館」，在經過會客大廳時，只見裏面滿是人，這在經常出入「華僑賓館」的我說來，可以說是司空見慣；顯然地，又是某位華僑回鄉，他的親朋好友從各地聚集來歡迎。我走向櫃檯，主要是查房客的登記資料——這是我的例常工作，同時，也與服務人員寒暄有無特殊旅客或行李等。這時，我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像是姨娘的聲音，我環顧大廳，果然那群人中有人在揮手叫我過去。

那群人有的坐著，有的站著，也有的坐在椅背上，仔細一看，都是前後幾代親疏都有的親戚，都圍在一個頭髮花白，身材佻瘦的老人四周，吱吱喳喳你一言我一語，姨娘把我拉過去，對那老人說：

「二叔公，讓我為你介紹，他是大房那邊柳河的大兒子，喊我一聲姨娘哪！嗯，算是你的……弄不懂哪！這家賓館他每天要查好幾次。」又微笑對我說：「你父親還是毛頭孩子，二叔公就去台灣……」。

姨娘話還沒說完，那花白頭髮的老人，深深打量我照後說：「那你在公安局做事囉！」老人是純正的鄉音。我喫了一驚，直覺未加思索地就以家鄉話說：「是的，我聽領導說你要回來，沒想到今天就碰到你。」說完話，我瞥了一旁每個人一眼，他們有的傾耳注意聽我們講什麼，有的茫然不知所以，或坐或立呆在那裏，有的乾脆逗弄起孩子，有的孩子在大廳玩耍起來。

老人伸伸腰，以和藹親切的鄉音又說：

「離開太久了，年輕一點的都不記得了，現在年紀大了，你們講的，也都記不得了！」

姨娘忙笑著說：「二叔公呀！那是難免啦！您回來就好，慢慢都認得了，反正親戚——一家人嘛！」

老人臉上現出淡然的微笑：「當然，一家人——否則我為什麼要回來？」

姨娘哈哈大笑，又向我擠擠眼，說：「來，你也坐下，多陪二叔公聊聊。」

老人比個「請坐」的手勢，微笑著看我又看了看大家，我趁此機會多端詳了這位當年隨國民黨遠去台灣的長輩，他灰白頭髮的前額微禿，兩耳下方長著鬚髮不分的絡腮鬚，到了下巴就變成點點星星同樣灰白的鬚渣。他的鼻頭有點朝天，這是我們家族的遺傳，嘴唇厚實，額頭及臉頰許是年歲的關係，而有皺紋及贅肉，但顏色却是紅潤，許是營養好的原因。他給我的印象是，這個人滿懷遊子回鄉的興奮，却又不時流露對「陌生」人與物的不安，他很想表達他的情感，但又怯於表達。

老人緩緩注視在他四周的每一個人後，親切的以家鄉話問我老家的生活狀況，接著又問我是否結了婚，我簡單一一回答，並且告訴他祖國對他的回歸，感到非常高興及歡迎。聽到我最後講的，他右嘴唇似乎向上聳了聳，不知是無意還是不表贊同。

我當時覺得這老人雖然親切地與我談話，但是他的態度始終是謹慎和戒懼，我很想和他多聊聊，無奈其他親戚也都急於表達和他的親密關係，再加上我仍得繼續原來的的工作，不得不匆匆分手。

爾後「台胞回籍」的愈來愈多，雖然，我並不主管對台胞的工作，但我仍注意到老人在「華僑賓館」住了一段時間後，就搬回祖傳的大房子。

我提醒自己抽空去看他，但老是因為工作忙碌而沒能成行。一天，當我剛頂著寒冽的冷風回到局裏，却發現老人正坐在另張辦公桌前，低首填寫一些表格資料，領導同志見我匆忙而入，向老人那努了努嘴，意思告訴我，那個人和我是有關係的，我回到自己位置坐下，聽到承辦同志正在發問：

「你說申請回籍居留，是因為這裏是你的老家，是你出生成長的地方；但是，就我們資料知道，你的父、母親，愛人早在「文革」時期，就被「四人幫」份子鬥死了，難道你沒有怨恨嗎？而且，你在台灣有了愛人，還有不算少的家產，難道你都割捨得下？雖然你回來我們很歡迎，但祖國現正努力「四化」建設，對於偉大社會主義祖國沒有貢獻的人，我們並不歡迎啊？」

承辦同志說完後，緊緊地看著老人，老人不慌不忙地點點頭，緩緩說：

「我想你是說對祖國的貢獻吧！」

承辦同志沒想到老人是如此單刀直入，有點愕然，老人接著說：

「你們不是常說歡迎台胞回歸？落葉歸根，我當然得回來；「文化大革命」你們不也常說是「四人幫」的錯誤嗎？那就讓它成為過去吧！我在台灣的家人，為了祖國原諒我過去的錯誤，等我安定後，就接他們過來……當然，還有我那些家產，祖國的建設，我自然得貢獻一分心力……」。

接著都是一些例行性的問題，老人有條不紊地，以敏捷尖銳的言辭回答，問完話後，我走向老人和他打招呼，他對我露齒一笑，輕聲的說：

「嗨！早知道你在這裏，就請你多幫幫關係了。」

我聽了不禁有些不好意思，囁嚅著道歉，解釋說祖國是嚴禁走後門拉裙帶的，然後問他真要將家產轉進來嗎？他的臉上又現出譏諷微笑，然後低沈的說：

「是的，難道這不是你們真正的嗎？」

我無辭以對，感到臉在發燒，便說有空閒，可以伴他回家，他連說不好意思，我用腳踏車載他，他又問不是不可載人嗎？我連忙說不會有人管的。不一會就到了他家，那是一棟解放前就留存下來的大房子，他一邊掏鑰匙開門，一邊說這棟房子在他愛人死後，就是他堂兄全家在住，這趟回來，上級命令還給他的。

他推門而入，一股破舊腐敗的霉味迎面而來，我看見牆角有一台台灣大同公司生產的彩色電視機，不禁好奇地問他怎麼當初回來就有定居的打算，他急急搖手：

「噢！不——不，本來是帶回來送給我堂兄的，可是沒想到這裏沒電，還有一台洗衣機……」他伸手指向廚房灶台旁立著一台長高的選用紙盒裝的方形物。他以感嘆的口吻說：

「在台灣過慣了用電的日子，初回來那幾天，一切還真不習慣。」

我好奇地繼續打量屋內，茶几上是一疊過時的人民日報，有許多地方被他用紅筆勾勒出來，我問他回來有什麼感想，他轉過身走了過來，信手拿起那疊報紙看了看，又丟回茶几，點頭說感觸非常多，「原本都是自己最熟悉的，沒想到一切都都陌生了，陌生得從頭學習還感不足，只得從報紙來拉近和你們的觀念。」

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，那是從他回來就一直存在的問題，可是又怕問的不得體，便有點吞吞吐吐。

「怎麼？有什麼話要說嗎？」

我思慮用最不敏感的句子，「你為什麼會想回來，雖然你曾經在這裏出生成長，但除了這點，你和這裏一切都沒關聯了……」。

「沒有關聯了？」老人有點張惶失措，沒想到我會有這樣的想法，他站了起來，走了幾步才說：「你們都這樣想嗎？在台灣將近四十年的時間，我日夜想望這個只住了二十年的老家，這裏生我養我，我的愛人，我的父、母、我的祖父、母，他們埋在這裏，還有這棟房子，還有你們和我流著同樣祖先的鮮血，我為什麼不該回來……在台灣，我們是外省人，回到這裏，却又成為台灣同胞……和這裏沒有關聯了嗎？……你們都這樣想嗎？」

我沒想到我的問題竟引起他那麼大煩惱，感到不好意思，急忙站起來，「對不起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說在台灣不是生活得好一些嗎？不過，回來只要快樂就好了……」。

他伸手搖了搖，阻止我繼續說下去，然後沈默的打開大門，一個人向門外眺望著，我想他是需要一個人獨處一會，便向他告辭，他也沒留我。

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很微妙，老人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吸引我與他接近？也許這是我的工作警覺，也許是在內心裏，對於解放前隨國民黨政府去台灣的人的一種好奇。因此，腦海中總有許多問題，想在他那裏獲得明白，也就常想到他，想與他多聊聊。但這些想法，都只能放在心裏，不能說出來，也不能和他走得太接近，終究，他是「台灣同胞」啊！和我們不一樣啊！

他並不常出門，但縣城就那麼大，總有很多碰面的時候；我們都是匆忙的打過招呼，很難有機會深談。即使在我空閒時，他雖然會邀請我到他那棟大房子坐坐，但上次問題，我們始終沒有再談，許是彼此都知道那並不是好話題吧！關於他在台灣的情形，他並不常提到，我只知道他去台灣沒多久，就離開了軍隊，做些小買賣，再結了婚，孩子現在也二十好幾了，那片店舖很值些錢，生活過得相當寬裕。

有時我去找他，他多半在大房子四周空地的菜畦上除草鬆土，那些菜畦是他回來後，唯一可以算得上是工作的。如果他不在那裏，就一定是在縣城四周的小高地上俯瞰全城，似乎在尋找逝去的回憶。據他說，當年離開這裏時，就是現在這個樣子，沒想到三十多年後回來，一點也沒有進步，真應了那句「情景依舊，只是人事全非」的話了。他也曾感嘆的說，這裏曾留下他生命裏最難忘記的一段時光，只是回來尋找，却什麼都沒有了。我曾問他當初為什麼不留下來，參與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？他沒有回答，甚至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。

其實從老人言談中，可以聽出對台灣的奢侈生活感到太過了些。

還有一次，是他不經意說出來，「中國不幸分為兩個世界，但在每一個中國人心裏，却都只有一個……」他並沒有說得很清楚，但我想我瞭解他的意思。

他的手上，經常在玩弄兩個鐵球，就像很多的中國老人一樣，是將功夫視為健身的一部份，像太極什麼的，這些都使我愈發的好奇。因為，在台灣那種資本主義社會下，為什麼古老中國的許多事物仍然保存，而社會主義祖國却要破除？也就像我每次和他談到中國時，他的矛盾心情一樣，有時興緻勃勃，有時却又那麼淡然，似乎一切與他都無關。

那年農曆年，姨娘經過街坊委員會的同意，特別邀請老人去她家過年，也要我一同作陪，主要是因為老人孤伶伶無人作伴。我是除夕那天下午騎著腳踏車去的，本來是想載他，誰知道老人從院子也推出輛腳踏車，那輛車車齡很老，形容得難聽點，真像廢車場裏的拋棄貨，騎起來更發現全車都響，顫抖得也厲害，老人可能注意到我臉上的奇異表情，他略顯尷尬地說，在台灣開轎車習慣了，現在有腳踏車能代步就好了，也沒什麼好講究了。半路上，我們聊著親戚裏的一些狀況。他兩手緊抓著龍頭，眼光直視前端，許是路面顛簸得厲害，或是生疏的關係，老是覺得他隨時有摔倒的可能。突然，他中斷我的話題，對我說：「三十多年前，我一個人孤苦伶仃的飄洋過海到台灣去，三十多年後，又一個人拋妻離子的回到屬於老根的家鄉，可是家鄉和我三十多年來所想的已經不一樣了，人啊！究竟在為什麼？」說完輕嘆一聲。

這是他第一次主動說起回來的感想，固然寂寞過節是一個原因，但總該還有別的，我逮著機會立刻問他：「你不是說你的家人都願意和你回來嗎？」

「回來幹嘛！其實當初為了我要回來，和我愛人大吵了一架，她們是絕對不肯的，放棄現有舒適的生活，到一個她們完全陌生的地方，除了我們這些思念老家的老人肯外，誰願意呢？」

這時對面有車迎面而過，他倏然停口，過了一會，我又問：

「那你孩子呢？」

他先是含混應聲「嗯」，過了片刻，才說孩子也反對，他現在是一家企業的經理，有著很好發展機會。我不禁默然。

姨娘為我們開門，已經有些陪客先到了，大部份我都不認識，但看他們的穿著，都是幹部級的同志，姨娘一一的介紹，我暗忖，這一定不是一頓普通的年夜飯，事實上，年夜飯早已是很遙遠記憶中的名詞了。

那天晚上，最令我意外的是表哥的出現，我已許久沒有他的消息，聽姨媽的介紹，他現在住在首城，是「對台辦公室」的成員，姨媽說表哥對台灣的情形很瞭解，又是一家家人，可以多陪陪老人聊聊。

吃飯時，果然表哥是口若懸河帶領大家進入話題，他說自己在「台辦」所主管的就是台胞回籍的業務，這次的指導做事，他瞪了我一眼，說這是典型的官僚鴛鴦心理，要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，要超越趕美，這種落伍腐敗的觀念，一定要革除。我惶恐地點頭。他又說祖國現在從事「四化」的建設，最需要的就是金錢和人才，而

台灣的經濟人才和資金，就是祖國所需要的……談到這，表哥很快地又把話題轉到「經濟學台灣」上，提起「深圳」經濟特區及計劃成立的「海南省」，在這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。我很好奇，他對政治以外的事情也那麼瞭解，他得意的說：

「呃，我的單位是對台工作，凡是台灣的事我們都特別留意，以敵為師或利用敵人的矛盾，我雖不懂經濟學，但有關資料還是讀過不少。」

他停下來喝口酒，指著桌上的竹葉青說：

「就拿酒來說，台灣的人把我們大陸酒當寶貝一樣搶購，雖然說台灣經濟發展即將邁入已開發國家，什麼威士忌、白蘭地都不稀奇，但台灣同胞就那麼奇怪，愈得不到的愈想要，我們便透過海上走私的管道，以物易物，大量供應，當然我們也有所求……」。

我不好意思地說最近抓了許多假酒，竹葉青酒也是其中之一，他笑了笑：

「這也沒什麼關係呀！反止是不認賬的事。」

「可是……大部份都是在內地抓到的，是我們自己同胞在喝，他們不是敵人呀！」

「呃……呃……這些都是壞份子，你們公安局應該多努力，嗯——不談這個，我們喝酒……」。

姨娘趁過節請客，在貧瘠的家鄉來說，可真是少有的事，雖然陪客都是幹部了，可是看他們的樣子，顯然是趁此機會大吃一頓，姨娘準備的菜很豐盛，她不斷招呼大家用菜。我不知道老人的感覺如何，最起碼我知道是四九年解放後不曾有過的餐聚，大概姨娘從老人那得了不少好處，就像她家裏穿的和臉上的化粧品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。我邊吃邊偷偷瞧她，見她不時扯扯身上的衣服，吃飯時也小心的怕吃掉口紅。自忖除了今天的場合，她是否敢在外招搖？

我又發覺老人始終未發一言，我甚至懷疑他是否在聽我們談話，因為我見他只是專心在各色菜肴上，偶而抬起花白的頭，用他可能老花的眼睛掃過大家。

我想傾聽他的意見，便問他對表哥的話有何感想，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意思，「今天這頓飯我吃得相當順口，真是道地的家鄉菜，好久沒吃得那麼舒服了。」

許是大家也沒懂他的意思，都狐疑的看著他，表哥尤其不甘心：

「二叔公，你是我們家族的一份子，在我們很小的時候，就知道有你這麼一位長輩去了台灣——也因為你，一個國民黨的特務，在「文革」前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裏，我們全族都被劃為「黑五類」，多少年來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表現是如何的又紅又專，如今你回來，在現在開放政策下，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，可是你只是說菜如何的好，難道你不認為該為過去的錯誤交心嗎？」

「呃，你說的我不太瞭解，我想這些都是政治性的問題，我們不應談這些的。」老人的口吻仍是平靜，甚至

近乎冷淡：「我剛回來，對許多問題還該多學習，其實我們只是吃一頓飯，你太激動了，你我都是一家人，我回來，就已說明了一切，當年我走的時候，什麼都沒帶，如今回來，還有不算少資金，難道這些還不夠嗎？」

「當年的錯誤，黨是寬大的，會原諒你的；可是現在中國還沒統一，每一中國人都該為這偉大的任務盡一己心力，你怎能就認為很夠了？難道你不知道建設偉大社會主義祖國，創造中國人榮耀，是你我的責任嗎？」

「不，你實在太激動了，激動的心情談談政治問題會有偏差的，更何況我們對政治的認知有所差距，如果用你們的說法，是政治水平的差異；前面我說過，我回來了，自然要盡量學習，可能因為我在台灣住了近四十年，多了一個比較，事實上對中國的認知，我們就有不同；至於統一，中國歷史上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是當然的定律；其實，為了溝通你我的差距，應該說我們熱愛這塊土地，對，就是對這塊土地的認知，中國人已經住了將近五千年，除了這塊土地的共同認知外，你認為還該有什麼？」

「可是你的表現太漠然了，你也是這裏過去的，難道你不覺得統一實在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責任——這也是向歷史負責呀！」

「是的，歷史的責任，向歷史負責，這是很明正言順的理由，對於一個中國人甚至一個政權，都應該擔負這一個重擔，甚至還要能坦然面對歷史而無所愧；談到坦然，好，就為這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事給你們聽。」

老人說他解放前在縣城的中學教書，他有一個快樂的家庭，新婚的妻子，上了年紀的雙親，和不虞匱乏的生活，但有一天，終於覺得擁有這些是不夠的……

「你們知道為什麼嗎？我是一個知識份子，愛國的心比你現在還熱切；國家長時期處於戰亂，比你現在還心痛——外國人欺侮我們沒話說，只怪我們自己不爭氣。抗戰勝利後，本來以為會有好日子過，可是，才沒幾年……；那時，我們縣城有一個地痞，我不能說他的名字，因為在你們心中，他曾是英雄，可是在我們那時候，他却是有無惡不做的大壞蛋，就因為這樣激起地方父老的不滿，將他趕走，可是有一天他回來了，而且搖身一變，成為「有地位」的人了，並不是他改過向善，而是有了後台，我不能說太多，總之，他回來後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燒殺擄掠無所不為，弄得家鄉烏煙瘴氣，但是大家只能忍氣吞聲。那時，幸好有支部隊經過，那個地痞及他的手下連忙躲進山裏藏了起來，而我也就在那時，離開了老家，是經過她的諒解，才隨部隊去了台灣。我想，如果說我有什麼錯的話，就是沒有帶著全家一起走，但在那時兵荒馬亂的情形下，以為一、二年就會回來，誰想到一去就是三、四十年啊！」

「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民國三十八年——呢，不，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事，我在台灣三十多年，常在想當年的決定是否允當，但直到現在，我仍認為沒有錯，其實，誰又有什麼錯？這塊土地又有什麼錯？統一是一是應該，只是應該在「適當」的條件下統一，否則當初去台灣的人，又何必離家千里呢？我如此說，你們還認為我沒有為中國的前途奉獻心

力嗎？」

老人講完這些，一時沒人再接口，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？但我知道全身起了猛一陣的寒戰，這位看起來冷漠的老人，對中國竟有一顆如此熾熱的心；可是，當時的時空我又能如何呢？

老人當年為何離家遠去台灣，從他的口中說出的竟和傳言相去那麼遠。不過，有一陣子我很為他擔心；心想，他的政治水平和我們有差異也是料想中的事，我擔心的是他那種熾熱的政治看法，恐怕不能為黨接受，我更擔心每一個親戚包括我都不能為他解禍，甚至害怕被連累。這一害怕，有好長一段時間沒去看他，有一次在路上見他遠遠走來，我立刻掉頭就走。現在回想，我也太過份了。

說起慚愧，我對老人抱著避之猶恐不及的心情，只是因為和他有親戚關係而怕惹禍上身，這和老人滿懷興奮回來探親的心情，竟成了強烈對比。有一次和表哥閒聊，聊到老人時，表哥說，國民黨當局有可能開放大陸的探親活動，這對黨中央原本構想的回歸策略是很大的打擊；他揣測地說，再過一段時間，對台政策還會改變，到時候走或想進來，都不會那麼容易了。我問他老人對他們單位是否還有價值？他說沒有了，剩下是公安部門的事了，停了一會他又說：「他應該回台灣的，他和我們差太多了，不過想走也不是很容易。」他的話令我大吃一驚，驚的是話意竟隱然有所指。

若非上級的命令，我想可能不會再到老人住的地方去，因為老人真如表哥所隱指的申請回台，原本這不是我的工作，但上級的話就是命令，我不得不答應。

臨去前，領導同志再三囑咐要以親情來打動，因為老人的居留，對台灣仍有宣傳價值，並希望我轉告他，祖國希望他定居的誠摯之意。

我有點為難，但又不能拒絕。翌日，我騎腳踏車直接去他家，老人開門見到我，顯然也頗覺意外，他深吸一口氣，連說歡迎。

和上次來，我發覺有明顯的差異，原本排放整齊的人民日報，已零亂的堆在茶几下，室內空氣中，除了霉味之外，還有菸味，菸灰缸內插滿菸蒂……但最吸引我的，是煙灰缸旁的一個相框，是一個中年婦人和青年人約二十七、八歲，眉眼有點像老人。我暗忖他申請回台可能是無法改變了，因為他正強烈的思念在台灣的親人。

「這是在台灣的妻兒。」老人大概看我注視那幀相片。

「你已經決定了？」我不得不問。

他點點頭，伸手拿起相框，注視著，眼框有些濕潤。

「上級……批准了嗎？」

我想當時自己的表情一定很尷尬，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言辭去表達上級不同意他離開的意思，至於其他，如果用冠冕堂皇的話去說，只是適得其反，像他那樣經歷人世滄桑，走遍大江南北的老人，還有什麼看不真切，不瞭

解呢？

他也看出我的臉色並沒有他所希望的，人也一下自期盼遽轉為消沈，顯得很軟弱。他手拿相框，僵硬地坐著，不再發一言，有的只是低沉的呼吸聲，似乎在說著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我急忙問他還好嗎？老人有些顫抖地回答他很好，沒事，接著將相框放回茶几上，雙肘抱胸，背靠回椅背，仍是沈默無語。

「我想，如果你再申請的話，上級可能會再考慮考慮。」我輕聲地說。

他轉過身，在短暫的幾秒鐘裏，老人臉色顯得很憔悴，但就那麼幾秒鐘，他的臉色又恢復剛才充滿期盼的神采，我不禁在內心發出一聲輕喟，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：

「我真弄不懂你，當年你離鄉背井去了台灣，多少人羨慕你，沒想到你又回來了，回來嗎？多看、多聽、少說話也就是了，偏偏你又忍耐不住，發表一些自以為是的廢話，難道你還以為這裏是台灣？你慢慢等吧！你還有剩餘價值……」

我一口氣說完，又覺得太冒昧，但是我馬上知道這擔心是多餘的，因為老人臉上先是掠過一陣訝異，繼之微微一笑，然後輕而堅定的說：

「本來我忍得住的，可是我發覺我已完全不屬於自己，這是我無法忍耐的原因，因為，這裏一切對我而言都太陌生了，我只有掙扎的想再回去，可能是老根已腐，而新芽正茁然成材吧……」

「唉！可惜表哥沒再聽到你這番話，要不然他們可都得放下了。」剎時間，我覺得和他關係拉得好近，於是輕鬆的開玩笑。

他也哈哈大笑，略起身，又將相框拿起仔細瞧看。

我第二天才向上級報告。當然，我只是說老人是思念台灣的親人緣故；領導同志聽說老人堅法要回台灣，而且要再申請，非常地不開心，顯然連我也不滿意了。

日子在等待中很快地又到了第二個農曆年，這次沒有親戚再敢邀請老人同去過年，本來我是有這個私心，但和其他親戚同樣想法，也可以說怕吧，便打消了那個念頭。

過幾天，我想還是該盡盡做晚輩的義務，想不出該帶什麼禮物給他，後來想到他之所以回來，完全是為了懷念家鄉，那麼一條家鄉味的臘肉，就算是我送他的年節禮吧！

老人的大房子，在這個時候，更顯空洞，甚至可以說是死寂。

我把臘肉拿給他，他詫異著注視我的舉動，忽然走進臥室，我意外他為什麼突然離開，他已經再度出來，手上多了一個方形鐵盒。

「別瞧這一條臘肉，在台灣不值什麼，可是在這裏……嘿！想必黑市價不便宜吧！他把鐵盒放在茶几上，然

後將一紙報紙包妥的紙包拿給我，「不要說什麼，反正我已經不需要了，其實這些本來就是身外之物。」
我拆開報紙，竟是一疊近有五百元的人民幣，不禁大吃一驚，要將它交還，老人却按住我的手，愉快地說：「你可能不知道，台灣那邊怕我在這吃苦，每個月都有寄錢來，其實在這裏，除了為回去的事需要打點外，也很少用到，反正到時都被別人拿走，不如給了你，當做壓歲錢吧！」

他啜飲了一口水，眼看著天花板。

「……其實你也知道，他們要的就是這些，我想回台灣的事，可能就在等一個數字吧！」
我手上拿著那疊鈔票，不知該怎麼說，只能默默看著眼前這位孤單的老人。

「……從去年到現在，除了你偶而來，否則這棟房子真是沒了人氣，真是說的那些話，嚇壞了他們。其實，帶回來的東西，能分的，能拿走的，他們也都拿走了，又何必為我這樣一個毫無價值的老人受連累呢？」

「他們沒有這個意思，只是現實環境很難讓人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。」我喃喃地說。
「我沒有怪他們，他們總是我的子姪呀！」

「你為我們想得太多，你曾經因思念而回來，如今又要回去，我雖然瞭解，但你能告訴我其他的嗎？」
他沒做聲，從鐵盒裏拿出一個馬糞紙袋，掏出裏面的紙張。

「這張是這棟房子的原始地契，這張是我回來後，上級發給我的新地契。」他遞到我手裏，然後問我：「你能覺得出其中的意義嗎？」

我仔細一看，除了一張因年代久遠而略有發黃外，實在看不出他所謂的意義，只好搖搖頭；老人沈重的接過手，將他分別攤在茶几上。

「這張是我父親交給我的，而這張是人民政府發的，上面的簡體字，有好多竟然看不懂……」他緩緩揚起頭來，望著門外的街道及遠方的山巒，像是喃喃自語：「我回來找這塊記憶中的土地，雖然土地還存在，但是我却已感到陌生，就像這兩張地契，舊的這張，我將他帶去台灣，但畢竟是記憶中的老東西了，也只能當成紀念品，偶而思念一番；而新的一張，跟我又有什麼關係？在公有財產制度下，它能代表它本身的價值嗎？……」

他的目光從遠方收回，停在我送他的臘肉上，然後一拍膝蓋，高聲說：「算了，不提這些不愉快的事，你這條臘肉……」

「……」
大概喝酒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玩意，換了我這個自小社會主義祖國長大的就不行了，沒喝幾杯，就漸漸覺得頭部發脹發燙，我似乎發了許多牢騷，也聽見老人講了很多話，但完全無法有意識地組合或聽或說的每一個字；後來，我的眼皮實在受不了，但依稀聽到老人在喚我的名字，但就是張不開嘴，睜不開眼，朦朧中感覺老人蓋了一牀毯子在我身上，我昏沈的睡去，夢中看見大地竟變成了紅色，最後紅透了竟滲出鮮紅的液體。

可能由於彼此的熟稔，許多顧慮也就減少了，而我和老人之間的距離也拉近了許多，彼多都不再那麼戒懼。

我常引他講些有關台灣和大陸相比較的話題，在這方面，他總是說台灣是如何如何的好，而大陸要趕上台灣，最起碼還要五十年的時間，特別在提到祖國一些政治、社會、經濟方面的現象時，就顯出一種嗤之以鼻的輕蔑態度。為此，我也常和他爭辯；有一次，我舉出祖國乒乓球隊在世界盃幾乎囊括男、女各項總錦標的新聞，強調祖國也有許多地方是台灣比不上的。

「假象，假象，而且是愚昧無知的。」

我楞住了，因為我不知道他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我遲遲不敢回答，老人等我說話，直有好一會他才又說：「大陸上有十億的人口，而台灣不到兩千萬，五十比一的差異，再加上集中營似的訓練，自然可以獲得這樣的成績；但運動員及運動本身所受的戕傷却是無可彌補的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東歐及蘇俄這些國家，在運動方面也有這樣傑出的表現，而為什麼也就緣於此。因此，你說的，這就是大陸與台灣的不同，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不同。」

我仍然無法回答，他等了等，見我還不說話，又繼續說：

「大陸和台灣真是沒有辦法相比較的，因為最重要的是人民對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，在台灣我們可以擁有這份權利來選擇，而你們呢？你可能會說，祖國是強大的，連美俄超級強國都為之側目；可是你別忘了，台灣那麼小的叢爾小島，却創造了經濟與政治的奇蹟，而且你們也喊出過：「經濟學台灣、政治學台北」，這就是事實。而所謂祖國的強大，也只是假象，是以龐大土地與無數同胞的鮮血堆砌而成，這不是一個為人民著想的好政權該有的作為。」

我知道又被老人駁倒了，但我始終不服氣，因為從小所聽所看的，並不能讓我完全接受他的觀點，但在理智上，我又不能不承認他說得對。有一次被他駁得實在受不了，便直接了當地問，祖國再不好，可是為什麼千里迢迢跑回來？

「是的，我是回來了，但現在我可以明白講，我並不是為這個叛亂政權，而且回來錯了。」他瞪著我說。

「只要你回來，就證明你下意識還是承認祖國的，要不然不會保留好幾代的地契，甚至人民政府的，你本是要回來定居的。」我幾乎嚷著說。

他楞了一下，顯然我擊中他的要害，第一次看到他談這類問題是如此傷心，他喃喃自語：

「不錯，你說得對，我若不愛這塊土地，我怎會回來……可能有一天我連這兩張地契都不要了，才永遠忘記這裏……」

雖然，老人這樣的答覆，令我終於有了勝利的感覺，因為他承認還是愛著這裏，但也就在同時，他的臉上是一片愁苦，是一種近乎絕望的哀容，我那時才發覺，近兩年的時間，除了剛回來那段時間外，笑容已自他的臉上消失，即使偶而有的，也是苦笑。

八七年秋天，我和老人見面的時間少了，因為，那時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宣佈開放「大陸探親」，如此一來，公安部門自然有得忙，除了我原本的旅館安全工作外，還得協助處理申請回到我們這縣的探親案件。

老人自己也很忙，他希望開春之後回到台灣，所以各處走得很勤，我想他是在進行所謂「人際關係」吧！

大概是八八年二月初，他突然又到了我們那辦公大廳，原以為他找的是負責他申請案件的同志，只點點頭算打了招呼，他却朝我揮了揮手，竟思有話對我說，我很意外，連忙伴他出了辦公室；在大廳外長廊的一張椅上，我們坐下，他開口告訴我，申請回台的案子准了，這兩、三天就走。剎時，我心裏突然有股依依不捨升起，問他：「需要我的幫忙？」「不了，這兩年多麻煩你太多了，其實，也沒什麼好再做的！」說這話時，我發覺他的臉色紅潤許多，每個表情都帶著微笑。

「我沒想到會那麼快，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就下來了。」仍然可以感到心頭有說不出來的感覺。

老人聽了先只是笑笑，然後右手拇指和食指圍成一個圓圈說：

「台灣開放了大陸探親，我已經沒有剩餘價值了，再加上適時發揮錢的功效，我不是說過嗎？本來是要送給他們的。」

我的臉又紅了，他搖搖手不算什麼，「這兩年來，我想你是知道我的，錢，真不算什麼，何況台灣我還有妻女依靠。真的不算什麼，重要的是我終於可以回去了。」

老人因興奮而顯得喘不過氣，我請他慢慢地講，他休息一會又繼續說：「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，這次走的再無牽掛，如果還有要說我都寫在信裏，嘍，還有些東西送給你，沒什麼意思，最起碼這兩年你陪了我好一段孤單寂寞的日子，信看完後撕掉吧！否則對你不好……」

我接過信，是厚厚一個包裹，交給我後他就離去，我目送他的離開，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，我感覺額上滲出冷汗，手也在顫抖，好不容易撕開封口，除了一封信外，竟是他說的那兩張房地契，當時，我只有一個感覺，就是找個地方一個人靜靜的讀他的信。

「……前年，我回來時，是抱著滿心的期望。因為，記憶裏的家鄉，每一件事物都是美好的，近四十年來，我日夜想望，想回到這片生長我的土地；多少個午夜夢迴，想的，都是老家的一切。但如今我回來了，給我的却是夢想的破滅；你沒有離開過大陸，不知道外面世界的美好，如今我可以告訴你，世界上大部份地區都強過今天的大陸；我很後悔回來，因為懷抱四十年夢想的破滅，對一個已走到人生盡頭的老人來說，是種殘忍；所幸，在台灣，我還有新的夢想，所以我一定要回去，因為回去不僅是我未來的希望，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。其實，我是一個老人，活的日子並不長久，死在什麼地方並不重要。但是，死後不被創墳的權利，我還是要爭取，而這也是台灣與大陸的差別。我把地契給你，就如以前我說的，我愛這塊土地，否則我何必回來……如果連這兩張地契都不要了，才永遠不會回來；是的，有生之年大概不會再回來，即使回來，也不是這樣方式的回來；終究，中

國還是你我的，但是那個中國呢？你必須認清……不必為我擔心，我很快樂，因為我尋到自己的根，自己的家……

是的，我為老人的離去而有傷感，也為他尋到自己的快樂，回到屬於他的地方而感到慶幸。我抬起頭，原本晶瑩的淚中，彷彿看到一張蒼老的臉，一張每個表情都是微笑的臉，在另一個也是中國的土地上綻放。